舌尖上有幾個中國？

商子雍

如是我見

在一家電視台有一檔已經做了三年多的出鏡欄目，每個星期都必須面向觀衆說七八分鐘話。昨天，搭檔孫鈺打來電話：「商老師，咱們這一周說《舌尖上的中國》吧！」好啊！

《舌尖上的中國》是在CCTV熱播的一部七集美食紀錄片，這樣的紀錄片大受歡迎，按說是順理成章的事兒。因爲，不管典籍名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還是坊間俚語「民以食爲天」，都在揭示一個簡單而重要的眞理：攝取食物（也就是吃）對個體生命的延續，是何等至關緊要。正是由於此，人類吃的慾望以及初始的吃的能力（嬰兒吃奶）才是與生俱來，無師自通，用不着後天學習。並且，任何一個人，在健康的情況下，想來應該是永遠都不會對美食喪失興趣和能力吧！更何況，形而下的美食，往往又是和形而上的親情、鄉情融合在一起；比如，我每次外出，時間一長，諸多思念之中，便有西安的羊肉泡饃和油潑麵，這叫做地域美食牽動着遊子的心。再還有，民間有云：「要想拴住男人的心，先得拴住他的胃。」如此看來，小到對家庭，大到對社會，物質的美食，其作用，還眞的不僅僅是局限在物質層面呢！

我們每個人的舌尖上，都有着一個「美食中國」，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樣無法否認的是，經常和我們舌尖接觸的，很可能還有那些讓人厭惡、甚或讓人毛骨悚然的所謂食物。剛剛讀到一條新聞，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小販王某七年間持續從北京全聚德三元橋店、奧運村店等店收購廢棄油脂，轉賣給他人用於製作地溝油。王某因涉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公訴至法院。」作惡七年之久居然一直逍遙法外的犯罪嫌疑人，終於將要受到審判，這當然讓人高興。但嚴酷的現實是，許多年來，通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賺取昧心錢的人和事，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比「小販王某」更令人髮指的案例多得是，以致我們不能不慨嘆：又有哪一個必須在市場上購買（而不是通過某種「特供」渠道獲得）食品的中國老百姓，敢保證自己的舌尖，從來不曾被有害食品蹂躪呢？正是緣於這種嚴酷的現實，觀賞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時，面對熒屏上次第出現的種種美食，我卻忽然特別不合時宜地想起瘦肉精、想起農藥殘留……於是禁不住搖頭苦笑——爲我自己、也爲我的萬千同胞那不得不交替感受美味和遭受荼毒的舌尖。

孟夫子有言：「口之於味，有同嗜焉。」翻譯成現代白話，就是「美味的食品，大家都喜歡吃」。我當然認同這個說法。不過，想要補充一句的是：對生活在現實中國的我來說，對食品的首要希望不是美味，而是安全。也就是說，舌尖上的中國，首先必須是安全的。要知道，缺失了安全的美味，打個也許不太確切的比方：就像《聊齋》中那個披着畫皮的厲鬼，對人的危害更大！

獨愛黃龍戲文

童德昌

文化什錦

西子湖畔龍的黃龍洞，有個黃龍洞越劇團。該團演出的廟台戲大很受觀衆青睞：私定終身後花園的《血手印》，落難公子中狀元的《珍珠塔》，醋味良宵的《碧玉簪》，官府情話的《紅樓夢》等，哪一齣戲不讓這裡的演員們演繹得淋漓盡致而與她們的宗師眞假難分。

全團三十多名越劇精英均來自藝校。呂派花旦蔡婕，爲造就自己曾經歷了「魔鬼訓練」。只說爲演好《蘇小小》，她起早摸黑排得精疲力盡，汗流浹背。她的汗塗故事舉不勝舉。母親送她一道好嗓子，自幼又愛咿咿呀呀，天生藝人一個。在畢業彙報演出的《五女拜壽》中飾的楊三春，讓老師們亮了眼。

當她如願考入黃龍洞越劇團後，對藝術更是鍥而不捨。終於天道酬勤，二〇〇七年，她的作品閃爍在央視和杭州影視頻道屏幕上。她扮相清雅秀麗，入戲無我而情深神眞。在《陳三兩》一戲出台前的那聲「貪贓的官動大刑！」的「叫板」絕了！冤憤高亢的聲浪激起全場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

余玉嬋演出的《化蝶》，哀歌動人，韻味醇厚的泣唱中已見她悲淚盈眶。淒然揮動的水袖，似雲奔如急流。滿腹悲愴寄於這特定的舞台語言之中。當劇情發展到英台投墳時，那聲「梁兄！」絕唱穿透人心。只見得台下觀衆裡有老阿姨在以手拭眼，有大嫂握帕滲淚的。

群英薈萃，孫建紅在《回十八》中，對角色拿捏穩實。投手舉足灑脫自如，弛張有度。從小動作到大運身的肢體語言，加之十足的畢派唱腔，足見她的藝技老道。看她如癡似醉地甜蜜回憶，似一隻無形的手，把台下的黃昏老人也牽進當年的熱戀時空中。當她唱到「她說我好像一隻呆頭鵝」時，那副傻憨木訥的神態，逼眞至情。孫建紅入戲，觀衆醉了。嘩嘩嘩！全場響起一陣飛瀑落崖的掌聲。團裡的大姐周燕，是一位能以假亂眞的徐派小生。爾今爲讓後起之秀「多出風頭」，不辭辛勞地當起團裡好管家。偶而畫龍點睛地上台演一折「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她那流暢瀟灑的徐派旋律，足以讓她的粉絲們在雷動的掌聲中酣暢淋漓地過把癮。

強將手下無弱兵。這裡的將軍是誰？是問鼎「梅花獎」的副團長孟科娟。她那清亮華麗，高亢激越富有流派的磁性嗓音，伴着蘊含青春活力的舞台動作，着實將梁山伯塑造得活色生香。孟老師的演出，是觀衆眼睛裡的優美風景，是觀衆耳朵裡的香格里拉！

遠方的家

嚴方正

東西走廊

自去年七月起，央視《遠方的家》欄目先後推出了三個大型特別節目——《邊疆行》、《沿海行》和《北緯30°・中國行》。各節目的宗旨都是「行走、體驗、發現」，記者帶領觀衆行走四方，關注百姓民生、社會發展，同時賞美景、品美食、探尋人文奧秘、體驗旅行的樂趣，提供實用的旅遊資訊，引領公衆選擇旅遊目的地和出行方式。

一百集的系列節目《邊疆行》，每集四十五分鐘，採用邊製作、邊播出的方式，攝製組從廣西防城港的北侖河入海口出發，以順時針方向沿着中國陸路邊境行進，穿越廣西、雲南、西藏、新疆、甘肅、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等九個省區，最後到達遼寧丹東的鴨綠江入海口，總行程達二萬二千八百公里。這次長距離採訪沿途經過的縣市有一百多個，採訪對象中涵蓋三十多個少數民族，四千五百分鐘的巨大節目容量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我國陸路邊疆的自然風光、人文風情、經濟發展和時代特徵。美國的華人觀衆蔡宗瑾認眞追蹤收看《邊疆行》每一期節目，她不僅能認出節目中的所有出鏡記者，還記錄下厚厚的一本收看日記，她表示將來要以此爲指引，遊歷祖國邊疆大好河山。另有海外華人觀衆通過微博留言說：「每天晚上看《邊疆行》成了睡前的必修課。也許眞是出了國，才發現祖國的大好河山是那樣美好。每次看着你們的節目，我都會深深地思念着遠方的家」。

《邊疆行》的姊妹篇《沿海行》有一百一十二集。攝製組行程超過一萬八千公里，沿途經過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十個省、市、自治區，選取當地最具特色的素材，關注當地美景、美食、物產、旅遊資源、普通人的創業故事，最終描繪出一幅沿海地區自然風光、歷史文化、民俗風情、社會發展的全景畫。

《北緯30°・中國行》則從浙江舟山群島出發，自東向西將一直拍攝到西藏的阿里地區，沿途穿越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慶、貴州、四川、西藏等九個省市自治區，拍攝總行程超過二萬公里。計劃拍攝一百八十集的《北緯30°・中國行》將延續《邊疆行》和《沿海行》的風格，吸收新聞、專題、紀錄片等不同節目類型的長處，以眞取勝、以情動人。節目將展現北緯三十度沿線神奇的自然環境，描繪這片土地上人們的人性美、人情美。目前該節目正在邊拍攝邊播放之中，每集片尾宋祖英演唱的主題曲都會把你帶進無盡的遐想。聽吧，「從高原到大海花開一路，千條河萬座山美麗富足，從森林到原野歡樂常駐，雲纏綿風柔情相伴幸福。神農架傳說集散雲和霧，夕陽下魚滿倉醉了鄱陽湖，琵琶聲迴盪着昭君出塞曲，天地間傳頌着女媧和盤古。夢中的好家園，世界的常青樹，美麗吉祥的中國結，灑滿陽光的路。」

「難得糊塗」與鄭板橋

黃東成

文史叢譚

友人相約，去蘇北興化參謁鄭板橋墓。墓在興化城東門管阮莊。鄭板橋逝在揚州，葬回故土。墓園不大，參謁的人不少，大概都是循着鄭板橋的名聲而去。

鄭板橋，「揚州八怪」的領銜人物。「揚州八怪」是清代一個文人流派。怪在他們畫得怪、文章怪、性情怪、行爲怪。尤其鄭板橋的怪，更含有幾分眞誠，幾分幽默，幾分酸辣。

鄭板橋爲官前後，半生賣畫謀生。他的書畫不墨守前人成規。乾嘉之際，文人書法大都衝不破趙孟頫、董其昌的森嚴壁壘，偏偏鄭板橋特立獨行，以一筆不今不古、非隸非草、脫盡時習的「六分半書」異軍突起，一撇一捺，有稜有角，大小收放，揮灑自如，看似隨意鋪排，卻是精心布局，多不亂，少不疏，後人形象地將他的書法稱作「亂石鋪街體」。初看似不拘章法，頗爲怪異，既不屬行、草、隸、篆某一家，卻把眞、行、草、隸、篆諸體巧妙結合成一種亦古亦新的書體，橫飄野逸的別趣充盈字裡行間，「瘦硬峻峭」，渾然一體，令人叫絕。

鄭板橋在民間流布得最廣的，是關於他不趨時的種種傳說，更有他的書法「難得糊塗」。不僅字寫得不同凡類，而且還有着很深的含意，深得百姓認同，被很多人家當作家訓壁掛、收藏。

鄭板橋當過十年縣官，當官的聰明人怎麼會留下「難得糊塗」的千古絕筆，讓人犯怪。皆知，鄭板橋是個生於寒素之家，長於草莽之間的草根官員。他的幼年、青年時代，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底層百姓啼飢號寒所受的困苦，他都有深深體會，他的兒子就是在飢寒中餓死。也因此，鄭板橋一生以小人物自謂，說自己是「俗人裡最雅、雅人中最俗」。爲能給百姓做點實事，他曾長期努力追求仕途。十九歲考取（康熙）秀才、四十歲中（雍正）舉人、四十四歲時考中（乾隆）進士，爲此他刻了一枚印章：「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以示他漫長歲月的仕途追求。雖滿腹才情，跨越三朝，然五十歲時才得以發放山東做了個七品芝麻官。儘管年逾天命，仍不脫文人秉性，疏放不羈，放言高論，臧否人物，因得狂名。

時山東大旱，濰縣赤地百里，餓殍遍野。解救百姓於危難，只有開倉放糧，苦於他這個小芝麻官是沒有偌大權力，若上報等批文，老百姓早就餓死了，鄭板橋冒着殺頭之險，果斷開倉放糧，縣志上評價此事用了三個字——活萬人。這是他一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鄭板橋沒被殺頭，但終因「爲民請賑」，忤逆上司，落得乞病辭官歸鄉。臨行前他寫了一首七言絕句，告別濰縣父老：「烏紗擲去不爲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西風江上作釣竿。」見出他對仕途的灰心和絕望。

對此另有一說，他辭官與「難得糊塗」有關。鄭板橋爲官不順，產生了脫世思想。一次外出，偶遇松隱茅舍中一位鶴髮童顏老者，兩人相談甚歡。鄭板橋請教老者姓名，謂「糊塗老人」，便揮毫寫下「難得糊塗」四字，蓋上他的「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方印。板橋請老人寫一段跋語，老人提筆寫後也蓋上一方印章，「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鄭板橋見之大驚，方知老人是一位隱居於此的高官。遂提筆又補寫道：「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着，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由此悟出，做任何事情，拿得起，放得下，堪稱悟透了人生。隨後鄭板橋亦辭官返鄉，從此隱居揚州，不再鋒芒畢露，大智若愚難得糊塗。

都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鄭板橋在山東爲官十年，他辭官返鄉時，全部家當只有三條毛驢，一條馱着他，一條馱着書僮，另一條馱着書。鄭板橋隱居揚州後，仍操他的書畫營生。然「一官歸去來」的經歷，給予了他一副與世無爭的在野心態進行創作的活力。鄭板橋擅畫蘭竹，一生畫竹最多，次則蘭、石。

傳統的蘭竹石大多表現欣賞性主題，追求形象的眞與美、繪畫技能的高與低、筆墨運用的雅與俗，而到了鄭板橋筆下，除了技能技巧外，題畫詩更賦予新的思想內容，畫使詩遽然添彩，詩使畫意境深邃。論者因而謂他的畫是有形的詩，詩是無形的畫，給人無限遐想，無窮回味……　（上）

狗牙嶺　（攝影）丁建

夏至祭祀話地壇

許揚

天南地北

每年六月二十二日左右，是中國農曆二十四節氣中的夏至，此時中國大部分地區進入最爲炎熱的季節。而中國古代亦有在夏至日祭地的風俗。

位於北京安定門外大街的地壇，是明清皇家祭地場所，也是內地唯一現存規模最大的祭地壇。地壇始建於明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年），初時稱方澤壇，嘉靖十一年（一五三四年）改稱地壇。

「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是中國歷朝歷代最隆重的禮制之一。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一切事物均有陰陽兩面，一天之中有陰陽（即夜間與白晝），一年之中也分陰陽期（即夏至—冬至期間爲陰期，冬至—夏至期間爲陽期）。夏至開始夜間漸長，白晝漸短，象徵陰期開始，因爲地代表陰，所以皇帝於陰期開始之日——「夏至」祭地，祈求安度陰期。

祭地始於三代，夏以五月，商以六月，而周則以「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澤，配以後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配以後稷。」

地壇爲北京五壇中的第二大壇，依「南乾北坤」之說與天壇遙相對應。明清兩代帝王每逢夏至這一天，到此進行皇家祭祀活動，自西元一五三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先後有明清兩代的十五位皇帝在此連續祭地長達三百八十一年，其中正祭皇帝親祭一百七十四次，恭代二百零七次。

古人認爲夏至這一天「陽氣至極，陰氣始至」，所以選在這一天祭祀屬於陰性的皇地祇。祭地禮儀與祭天大致相近，依次爲迎神、奠玉帛、進俎、初獻、讀祝、亞獻、終獻、受福胙、徹饌、送神、望瘞、禮成。進行中各奏樂章一章，初獻至終獻時分別舞武功之舞和文德之舞。但不同的是不用燔燎而用瘞埋，即祭後挖坎穴將犧牲等祭品埋入土中，祭地用的犧牲取黝黑之色，用玉爲黃琮，黃色象土，琮爲方形象地。整個祭祀過程十分隆重，不但祭品豐富，禮儀複雜，而且場面宏大，期間皇帝需跪拜七十餘次，耗時約兩小時。在漫長的地壇祭地歷史中有幾次偶發事件使祭祀與衆不同，也更加增添了地壇祭地的神秘與莊重。據記載，清嘉慶十八年夏至，皇帝親詣方澤，當時京城、直隸等地已久旱無雨，在祭後的第二天京城就普降甘露，並連降兩日。嘉慶皇帝倍感欣喜，爲表感激，他參照乾隆三十五年的舊例，派二阿哥綿甯（即後來的旻寧，清道光皇帝）恭詣皇祇室，向列神位依次拈香，行祀謝禮。

清末，由於皇帝年幼登基，不能親祭，以後就漸漸輟祭，及至到了民國，地壇已是荆棘叢生，雜草遍地，幾成廢墟。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薛篤弼任京兆尹，他徵得當時的內務部同意，將地壇闢爲「京兆公園」，用了三個多月時間整修，耗資一萬六千餘元，開闢了「世界園」，建立了通俗圖書館、公共體育場，安裝了體育設備，此爲北京第一個體育場。如今地壇最著名的活動一是歷年的大型春節文化廟會，二是地壇書市。

IT豬來了

流沙

文化經緯

到現在也沒有弄明白，搞網絡的人怎麼一骨腦兒全部想去養豬了。聯想控股與在內地赫赫有名的廣東「壹號土豬」商談合作；人人網CEO陳一舟自爆苦苦思考產業拓展，最後覺得還是養豬好；網易丁磊則高調宣布進軍養豬業。不知由IT團隊飼養出來的豬，適合清燉還是紅燒。現在既沒給出具體的豬網上市時間表，也沒給出烹飪之法。

但有趣的是，網易宣布養豬後，內地各地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而養豬IT團隊提出了一條要求，你們的場地最好有十五度的坡度，這樣豬上完衛生間後的排泄物，就可以緩緩流下。這是要讓農民笑岔氣的，十五度的坡度是可以在建造豬舍地坪時輕易解決的，何須如此費神。

外行人養豬眞的是要鬧笑話的。但沒有人懷疑他們的市場銷售和經營能力。養豬剛剛起步，網易就在推銷理念：他們養的豬每隻都會活得有尊嚴。豬舍裡裝有空調，冬暖夏涼；還有音響系統，播放優美音樂，建議播放貝多芬的《命運》，因爲丁磊不會養牠們成爲千年豬精的；還有人定期撫摸牠們，與牠們交流，讓牠們身心愉快……

如果是這樣，那網易豬眞的是最具幸福感的豬了。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咱們的民工兄弟。有點農事經驗的人都知道，養豬向來是一種高風險的行業，投入大，產出低。豬肉價格可以抬升起來，讓你大賺一把，也可以從雲端自由落體，把你賺到的錢全部「沒收」。但爲什麼那麼多商界精英看中了養豬業了呢？

我與一位屠夫交流過。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本地豬的價格要看外地豬的量，如果外購一批豬進來，本地豬肉價格就要按外地豬肉價格賣了。這是微觀經濟方面的供需關係，但事實上，市場面上的養豬業態也是這個模樣。內地大規模的養豬場屈指可數，普天之下，豬都是散養的，業內人士認爲，如果有一家養豬場能掌握內地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豬肉供應量，他就可以取得豬肉的定價權，立於不敗之地。

而在其他行業，你只有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市場佔有率，幾乎是一件「上床與鞋揖別」的事情。而養豬業，只要做到這麼小的份額就可以成爲「江湖老大」，眞的讓人躍躍欲試。

從支那人到亞洲人

楊繼良

域外漫筆

一百五十年以前，從我們的先輩開始到美國淘金、築路時起，華人被蔑視地稱爲「支那人（Chinaman）」。除了膚色之外，語言阻隔也是洋人把華人和其他國家移民區別開來的因素之一。後來，許多比較「崇洋媚外」的中國人，以懂得英語爲榮了。我的一位上世紀五十年代從台灣移居美國的長輩，只看英文報紙。有一次語帶譏嘲地說對我講起，他的一位也是久居美國的王姓朋友，只看在加州出版的中文報紙，「居然說看中文報紙方便」。這位長輩早年留學美國，是在炫耀自己看英文報紙不費力、屬於「高等華人」一類，意在奚落那位王先生的英語差。我常常想起這段對話，引起很多聯想。

我們用「母語」一詞與學得的另外一種語言相區別。這裡的母語，是幼小時學得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以後學得的，就是外語了。我們這第一代從中國來的「移民」，英語學得再好，也還是一種「外語」。朋友間小範圍聚會時，不大喜歡有洋人配偶的參加；覺得即使也可以用英語交談（在工作單位，不都是老外同事嗎），總不如講母語那樣「方便」。王先生的話，也是反映了我自己的感受。不用英語、甚至在相互交談中慎用英語單字，也反映了我們的一些「祖國情結」。

我的華人朋友，都屬「第一代」移民。基於上述的情結，「第二代」孩子幼小時，就教他們講中國話，家裡都用中國話，甚至用鄉音。稍長，周末會送孩子們去當地的中文學校，希望他們學一點中文。有趣的是，孩子們上小學以後，很快都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到中文學校聽這些孩童互相談話，也是清一色的英語，沒有講中國話的。我在想，此時英語已經成爲這些孩子的母語，中文則反而成爲他們的一種「外語」了。

由此聯想到兩件事。

一是中文逐漸從第二代移民淡出，我們會本能地擔心，是不是意味着他們會貶視自己的祖籍。上述我的那位長輩對自己英語比較好，抱有「恨不生爲白人」的情緒，嫌視習慣用中文的王先生。我們這第一代則有「毋忘祖國」的情緒，所以一定送孩子周末去中文學校。因爲對孩子有着這樣的期望，於是有點擔心他們「數典忘祖」。但「大勢所趨」，無可奈何耳。

二是白人對華人歷來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歧視，我們這些第一代的新移民，英語相當流利的，也難免帶有一點「口音」。在工作上，有一層看不見的「玻璃天花板」在頭頂上，阻礙自己的才識得到充分發展。看到孩子們講英語不再帶移民特有的口音，想來不會因口音而被歧視了，但膚色改不了，也許孩子們仍然會因膚色而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吧。

前天老伴從周末的中文學校代了一節課回來，說課堂裡那幾個父母爲華裔的高中孩子，都自稱是「亞洲人（Asian）」。她擔心莫非孩子們諱言「華裔」，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祖籍」吧。於是追問「你們對身爲亞洲人有什麼想法？」回答出乎意料：「我覺得自豪」。另外一個孩子補充說，「同學們把亞裔看作是『另類』，因爲我們的學習成績比他們出衆。其實，我們並非生而如此，他們不知道我們作了多少努力才取得如此好成績」。顯然，日本、韓國、甚至印度人都有此共性，所以被概括成「亞洲人」。